覆甕集刑名

陳序

竊聞國有常經民有常賦量入為出不容愆期故定有紀錄處分之令然必雨暘時若庶幾征者辦者易為力焉紹之會稽旱潦頻仍素稱難治余籍雖遥曾

覽勝禹陵蘭亭間略知其槩康子穉　張公来宰是邪予子戚友薦予參贊錢穀予想會為劇邑且上秋水患之餘逋糧必多恐負委托心甚難之予友促裝甚力勉行晉謁　公慰勞曰

予西北人也㠯數篇文字
承乏茲土不敢稍萌異志
有玷先人有負
聖明知遇之恩今賑事將竣
欽工繼之海塘議請建石者
三千餘丈日須奔走山海
間凡正項銀米積逋五季

前任借墊者三千五百金應交而虧缺者三百餘金有抵而無追者二百餘金前任罣誤歉去予若不受其如同官之誼何凡各虧項勉為樽節補苴但諸欠正項奉檄提催欲緩則

功
令森嚴欵征則災後黎民
不忍遽加鞭撲古云征一
緩二之法可否行於此乎
予對曰此仁者之言也今
日予試輔　公為之遂條
分縷析酌請　上憲循循
勸諭民皆輸將恐後迨五

季之間肅清八年之久
國帑完而民力不困甲辰穐
潦遇洪濤泛濫濱海居民
嗷嗷失所　公為民請
命維持調護心力俱瘁數萬
生靈復安袵席乙巳夏糧
停訟簡諸友閒叙見

公貌雖蒼而神甚清性侶
劉而心甚慈後嗣其必昌
手因同　公之嗣君並門
下諸賢將　公平日施行
之政校訂成帙鏤刻垂后
康異日出身加民有所取
法焉爰為序

古蕙陳之璐上玉氏拜撰

金序

夫士以學古入官輙欲以數行書搢笏兗百事顧真定以魯論興宋臨川以周禮誤宋是豈書之不足恃歟亦服官者未德運用伊如耳予嘗浪游兩京流寓齊魯載過嶺南歷經荆揚兗豫其丗凡之勝風土之宜縉紳守

牧之賢否亦稍稍識畧焉然而負才者多自矜而炫異抱樸者恒泥古而闇今求所為才全德備事理通達者蓋不數數見甲辰秋返息鄉園有感屬傅子梅岑持會邑仁聲一書示予曰此會稽邑宰　張公政聲集也　公以東敬名孝廉揀選來會於今五

載築塘捍患楚績勤勞政嚴洋溢其最異者會有虎　公虔禱神虎皆自斃郡人士驚喜傳誦詩歌徧野彙成集子善探幽搜異冐識之子受而讀竟嘆而思梅岑曰子有疑歟予曰𣊫東南郡號稱難治越之民尤黠而險莅茲土者席不暇煖吏若民輒窺伺

其隙傾使太　公伻遺所使士民欽
仰若是且德孚異類自古聖賢所難
公伻德所致此梅岑曰子猶井蛙之
見簡蠡之測也曷不一登南鎮之巔
觀江海之大乎予曰蘭亭禹穴心企
久矣願與子一遊因買舟渡江投刺
晉謁　公進之座相見甚歡留連欵

洽聆其言簡而直視其貌樸而恭恂
恂乎篤實君子也及見某臨大事剖
大疑果斷明敏公達定判援筆立就
情罪悉當無少遺憾至其勸息爭訟
課植桑麻愛民之勤懇也修葺城垣
葺理學校規模之弘整也設立義學
捐俸延師育才之優渥也築塘祀海

驅厲禳神祟吿之眞誠也遍吿閭閻蓄水避火憂患之周詳也其政績不勝書要皆以實心行寔政蓋惟誠則明明則智生而才亦出不必規〻成法用意皆與古人合於是服　公之才德並茂宏其感神悅民詩歌傳誦之無斁也始信梅岑之不我欺且喜

得見天官之良牧宰生平之願慰矣會嗣君諸垚兄緝　公平日之勘讞文告商歙壽梓予勸而成之將以藏之行笥識其異蹟且以證垚之爲宰者俾知所本洵乎詩書之運用惟其才德之優天官自弊難治之地也集成緘三垚兄索言以記謹書此荅之

古塘全祖望因題拜序

王制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而漢書稱大內則曰縣官邑之有宰任不綦重哉紹郡古號會稽後改爲邑提封十萬戶周匝幾四百里治附郡城地當衝要財賦之多訟獄之擾迎送應酬之煩實爲浙東最

邑侯張夫子下車之始卽勵精圖治蚤作夜思無時不以國計民生爲念其於錢穀也則寓撫字於催科之中其於刑獄也則

寄務全於明决之內其於承上接下往來
酬答也則不過亢以驕人亦不過抑以損
己歷事　上憲交相譽之　郡太尊尤資
吾夫子之籌畫莫不心折焉邑濱大海民
苦潮患往時築隄以捍薇歲久傾圮　夫
子親督修築土石兩塘悉皆堅牢整飭民
得樂業南畝桑陰麥秀莫非　夫子之栽
植也境內山水各半山鄉之民苦於虎患

甲辰夏平水傖塘一帶民人多遭其害
夫子身至其地祭告山靈引咎自責涕洟
沾襟民皆感泣虎卽渡河而去民無暴亾
之患黃童白叟莫非
夫子之恩全也會
俗好訟地大孽芽陷於囹圄者不乏人疫
氣糾結青燐晝見
夫子禱之獄神驅除
厲鬼嗣是禁無疢甤有罪無罪莫非
夫
子之覆冐也癸卯夏分校浙闈
夫子爲

各房領袖約束謹嚴品銜精徹而　夫子所得者尤英英拔萃夭桃穠李莫非　夫子之孕育也夫國家設官分治上自公卿大僚下至微末之員莫不各有所措施然與民最親者惟邑長邑長得人則俗之偷者可反之淳民之梗者可化之良地之怨咨愁苦者可轉而登之春臺壽域故士學古入官其懷抱經綸藴蓄利濟者不得爲

宰相爲諫官御史則必爲邑長良以去民近而奏效易也　夫子本三晉鴻儒於學無所不貫庚子歲出宰會邑期年而政成五年而化洽　令嗣諸世兄及門下子弟集其兵刑錢穀告諭祈禱有關國計民生之文將欲付梓函其稿俾　鏞　較讐　鏞　忝辱門下久矣捧誦之下言言懇摯字字眞誠將使天下後世有志君子沉潛往復于其

中必能感發興起頑廉懦立共爲良吏則
豈惟斯文不朽其垂規範於後人者正是
無窮也今
聖天子在上山陬海澨無不時時廑念　夫子
之治行將已上徹
宸聰而是集之刻尤爲循卓左券由此治一邑
以及天下則沐恩波而享惠澤者寧僅會
邑已哉門人何大鏞百頓首拜識

自序

歲乙巳夏六月清晝甚永
雖在盛暑時雨流行暑氣亦
不甚侵人田土細事奉
憲停訟丁糧二米照例緩徵
頗稱偷閒時也見兒姪輩與

陳金諸先生時常偶語予至
則黙然始疑予政必有未妥
故爾聚商越數日又不予告
予詰之則相視而笑再問之
則曰以公涖會五載餘凡讞
語文告有裨於

國計民生者歎叙成次第付諸梓以公諸世慮公必不允故秘之予曰此舉也胡為乎來哉予待罪五載能為百姓興一利乎能為百姓除一弊乎雖刑名錢穀未嘗獲遺此

皆　上憲寬厚之恩也諸先生砥礪之功也會之紳衿士民念予之拙朴而無甚煩難之事以相擾也況今任事方殷後局未卜朝夕懼隕越之不暇而尚作災梨禍棗之舉

以貽笑大方手須事已成不能中心憂思已亥庚子歲謁選赴任時諸姻友親族或餞以盃酒或贈以贐儀令官遊五六載而依然故我也歸老家鄉一無長物尔覺赧顏即

以此彙訂成帙以遺之使其初見之則儼然佳本也細閱之則索然無味也可用之以覆甕耳因名之曰覆甕集雖然於我心終有未慊焉

昔

雍正三年歲次乙巳夏六月

中浣東敬張我觀昭民甫

自記於稽山之凝清堂

覆甕集刑名目錄

東敬張我觀昭民著

古虞陳之璐上玉
　　　　　　　　參訂
武林金祖望日照

沈元鋐聲遠　劉應椿雲表

及門何大鏞耆湘　馮翮飛子持

屠嘉正時若　陳克鏜鳴盛　同校

張慎言三緘　陳　灼仲暘

誼子正　訥　敏行

姪男諄昌言　謹　惟一編次

訒緘三　讓謙六

卷一

條告

卷二

卷三

奸佔謀陷等事

前事

統衆刦女事

蠹簰縣枉事　前事

故犯不悛等事

恃凶篡佔等事

公鳴不平等事

調處難挽等事

傭人篡繼等事

滅祖殺伯事

卷五
田土

遵批稟縣等事 山陰

憲救條冤事

前事

前事

串賭鐖銜等事

情實冤深等事

前事

盜掘祖塚等事

叛制橫奪事

極叩 憲恩等事

卷六

卷七

庶務

卷八

稟帖

卷九

祭禱

祭　蕭曹二大明王文

祭　司獄神文

祭　土穀神驅虎文

祭　土穀神文

祭　大士　元壇神文

祭　城隍神文

祭　土穀神謝獲虎文

祭　南鎮神文

廿四都　社神上扁文

祭廿八都　社神謝獲虎文

卷十

覆甕集刑名卷一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關防詐偽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分

照得本縣耕讀傳家悉務本業凡屬親知宗黨若非躬耕南畝即屬肄業芸窗並無在外閒遊浪跡之人至於山人墨客本縣從政未遑胡能游藝是以與此輩並無交好惟茲會邑兩江所滙舟楫易通恐有外來遊棍指稱本縣親戚交遊名色在外撞騙招搖愚民無知墮其術中不無滋累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縣屬軍民人等知悉如有遠方棍徒敢在地方指撞詐騙許即扭稟究治菴觀寺院處所亦毋得擅自容留倘有故違事發

一體遵坐不貸須至告示者

飭諭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分

照得考取代書原欲使與兩造敘明事之始末理辯曲直耳近閱呈詞多有訟師起稿代書謄清用戳故爾事多蔓牽小題大作唆訟不已以致案牘廣積檢閱紛繁及當堂審訊公道自在鬼神難欺雖據巧詞如簧終必曲直攸分是以 上憲屢行飭禁何物訟師猶故頑梗不化今特出示飭諭取錄中代書知悉嗣後呈狀必據原告口吐眞情代書據實自寫不許用其來稿如有來稿必查閱稿係何人所作狀尾開註倣稿姓名以憑根究倘或代書徇庇不註一併查究不貸特諭

頒設狀式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分

照得本縣新涖茲土未悉民風是以一切事宜不敢率爾舉行恐貽躁妄失實之誚獨是告訴呈詞乃民間被抑含寃情不能已之事是須虛衷聽受亟當伸理者也本縣于每日收受詞狀一百數十餘紙卽焚膏披閱其間或有片紙率書字跡潦草或有叙述情節語句支離或有田地婚姻一無憑據或有原被証佐並不列名或架重大之情而誑聽或摭瑣屑之事而瀆呈或一事而進數十之續詞或一詞而贅無干之節畧或翻舊案而揑造新題或代旁人而稱爲切已大都影響不少虛詞究之實跡眞情十無一二若不頒一定式使知遵照奉行何由訟獄得

清下情得達合亟曉示通飭爲此示仰縣屬人等知悉今本縣刊定狀式凡有情眞事實果係被屈受寃者𧶘狀倩本縣所考取之代書人明白直書至期親身赴縣唱名投遞若唱名不到僱倩他人有違狀式事涉虛誣者槩不准理再詞訟止許一告一訴不得陸續投遞　定例開載甚明更當一體遵奉毋許仍前混呈疊訴滋擾取尤要知訟獄之興起于一時憤激成于一言忤觸更有扛幇好事爭勝負以爲能刀筆訟師唆原被而圖利及至讞成案結業已財去囊空何苦因口舌牙角之微嫌竟甘棄士農工賈之本業其間得喪必能辨之諸色人等果能事事克已步步遜人則何至成訟亦何有于訟耶本縣偶因飭曉

之示竊附勸諭之文不過欲寧人息事以厚民生非敢坚事簡
刑清以耽晏樂宜各恪遵禀悉須至告示者

申敎令廣勸導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分

照得會邑種種敝俗沿習既久難以驟易然斯道本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惟居官者不能實宣敎化殷勤勸戒故爲民者日趨于凉薄而不知返語云不敎而誅爲虐政敎而不改是爲頑民若不先盡其敎之之道遽目斯民爲梗頑此亦居官者之過也本縣山右迂儒承乏茲土自愧才德不逮無以牖斯民于敦龐淳樸之域但此心兢兢業業惟恐有負

聖天子浩蕩洪恩各 上憲惠愛至意故不憚再三曉諭諄切告誡凡我紳衿士民尚其體諒本縣苦心恪遵所諭毋面從而心不革也今將條例開列于左

一教子弟當以正道也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此天地之常經生人不易之理也今之教子弟者上之不過教以文藝博取功名其次教以謀利止圖積聚甚至教之以欺詐子弟能哄人則曰乖巧伶俐能取財則曰能幹賺遮將孩提良知良能盡汨沒于父兄之教可不痛哉嗣後爲父兄者當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毋徒以刻薄之術率相訓迪在父兄當知其所先也

一關風水以妥先魄也古之葬者皆于都城之北何嘗擇地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一定之期何嘗擇年月日時祇求骸骨之安並無禍福之見後世惑于風水竟以祖宗既死之骸爲子

孫求富貴之具成年暴露任意遷徙甚至結怨搆訟久而不休祖宗有知當必抱恨于九原矣試看貧賤之家不能擇地者積德累仁而富貴隨之富貴之家禮聘堪輿擇地宜無不吉矣而亦不免于災禍此風水之說斷斷乎不可信也嗣後總以入土爲安不可輕聽風水信其說之妄可免俗之偷矣

一戒婦女不許呈告也內言不出于閫禮教則然言且如此況可拋頭露面匍匐訟庭耶即抱冤待訴亦須塡列抱告如有子年登十五以上自能道事之始末縱然口齒囁嚅本縣自和氣婉問不得以童幼無知輕自出頭吾山右風俗婦女一經出入衙門鄉黨卽莫不賤之故俗語云婦女一入衙三世

莫結親雖地有南北之分而理無彼此之別今會邑無論大小事件每多婦女呈訴甚至沿路喊寃不惜臉面何至于此嗣後婦女出官逓呈罪坐夫男本縣爲一邑令長事無巨細俱當言及況此有關風化者乎

一宜治生務在恒業也凡人不可以不治生不治生衣食從何而來無論士農工商各專一業可以謀生即習一技一藝俱足餬口萬一生來愚拙不妨爲人傭工亦是自食其力不然飢寒二字其實難忍無恒產而有恒心者能有幾人俗語云家有千金不如日進分文蓋極言治生爲急也嗣後無論男女自十歲以上必有所事不得令其喫閒飯空過日子習于

暇逸流于貧苦也

一懲小忿共保身家也訟獄之興都由于一朝之忿小則耗財廢業大則破家亡身因忿成訟因訟到官官縱清廉而守候往還自己不無有費且人各有務多一日則妨一日之事四時爲日幾何而甚此曠廢耶况禍機之伏尤有大于此者苟當以身家爲念吾人有言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此二語殊可作懲忿之銘嗣後凡有逆意之事務須平心靜氣萬勿遂忿眼前遺禍事後也

一完錢糧要須急公也

聖世既無苛繁之政又無科派之擾爾民尚不踴躍輸納是受福

不覺矣今五十七八兩年所欠旣多新徵所納又甚無幾大非急公奉上之道且先後共此輸將出納何必吝惜早清一日之課餉便免一日之催呼徵吏不來縣門不到享此自在實有至樂何苦抗欠不完致煩按名提比嗣後春熟秋成一切出産生息總先急公完官毋得儘私以致公項有虧甘負頑抗之名也

一靖地方先嚴光棍也本縣賦性剛直一見光棍不啻豺狼蠹光棍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安去一光棍所以安千百良民也　新例首嚴光棍有犯立致死刑本縣抵任業經痛處一二惟恐根荄不盡除嘉禾猶有害是以猶在訪拿若輩果

肯悟已往之非萌自新之念去惡遷善即是良民嗣後務須痛自湔洗莫染舊污本縣與人爲善之念刻刻在茲惡人作惡之念亦刻刻在茲能仰體本縣即所以自淑其身也

一查匪類始免株連也異言異服游手好閒不在恒業中者即爲匪類蓋服不正之服必有不正之心言不正之言必有不正之行風俗敗壞皆此輩爲之率也況甲內逃盜等項無不容留於異言異服游手好閒之家一人容留十家連坐豈可不悉心巡察加意隄防務使匪類不敢爲非盜逃不敢托足一甲如此甲甲如此一保如此保保如此何有株累干連之苦嗣後甲內共須連絡一體稽查倘遇敗類隱跡潛踪力爲

擒拿禀報驅一匪類保衛十家何憚弗為歟

一杜扛帮可免結訟也

朝廷設官原為民剖是非斷曲直凡有訟者本人鳴之于官自有公斷公剖何須衿監土豪捭入扛帮假矢公之名行漁利之計未事則具公呈既事則投和息原被為所操縱呈訴任其起滅雖曰連名公呈實抱滿腔私見列身衣冠之內不事上達而甘喫此當飯賺此孽錢亦可嗆矣嗣後有真正關名節風教許據實公呈其餘一切無得冐親認族藉曰不平妄稱公憤致滋案牘自墮修名也

一飭訟師另覓生計也刀筆之事壞人心術以有為無以小作

大以片言激怒以巧術包准致兩造蛇蟠蚓結告訴不休甚至破身家壞名節俱于三寸兎管使之顛倒貽以爲術不可不慎也百工技藝皆足謀生亦何必戀戀于此過惡報應獨于刀筆捷如影響嗣後如有鄉愚男婦央倩代書當存心仁厚好言解釋弗謂倩我代書務在刻意深文必蹴人于死地若能投筆而起另圖本等生涯更本縣所厚望焉

一嚴打降克全身命也好勇鬬狠乃屬不孝之一身體髮膚莫不受之父母以父母之遺而逞一已之勇當場拚命相搏輕則皮膚受傷重則性命千繫試看凡有命案因鬬毆抵償者十居其九爭鬬忿毆之際何嘗念及于此及至事後而受無

限條刑悔亦無及矣是以本縣於行兇打降之人于法獨重
非酷于用刑正使其嘗之知以自儆也嗣後身命須要自全
寧自喫虧切弗好勝如今之所謂兇徒拳棍者不但官長痛
惡而嚴戢之鄉黨亦莫不鄙賤而深嫉之者也

一禁賭博賞杜盜源者也賭博思以贏人之財物也抑思我欲
贏人人亦欲贏我則呼盧角鬬之時何能操必勝之具然在
局外未嘗不知及至局中竟不念及今日旣輸明日復思翻
本日積月累不覺敗家蕩產矣從此生業不務衣食難支流
爲鼠竊狗偷陷于刑書法綱雖欲自新亦不可得嗣後吾民
弗謂逢場作戲不過消遣一時當思擲骰鬬牌最足移人正

性諺有戒賭戒看之說惟期痛自悔悟可耳

以上條約不能盡抉其弊惟有關風化政教之急者聊舉一二以淺言勸戒俾易明曉亦如醫家因病發藥急則治表之意是必恪遵謹佩勿以言為迂疏而忽之也須至條約者

禁投遞書札等事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分

照得本縣每坐堂便有錢穀刑名之事狩籌而思執筆而判惟時凜潔己愛民之心若在署便爲退思補過之地以心是問惟理是求斷不萌狗人從俗之念是以一切筆札來往不但疎懶之性嬾于裁答亦惟倥偬之身艱于應酬況地附郡城事本煩劇若再于無情之干謁私事之乞求領而愛之則功令得無有違拂而逆之則情面不無有礙且如川民口正用隄防而似水臣心尚祈淵諒爲此示仰簡房陰陽生知悉嗣後有鄉紳遊宦請謁者槩爲婉辭封札緘函投遞者毋許傳致明目張膽不妨公事公言冷面鐵肝豈肯枉人枉己倘違嚴諭自必痛懲至陰

昜生不過奔走而已簡房始許應答傳遞各有專司均無紊越

特示

秋闈伊邇觀文風以鼓人材事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分

照得六十昌期當

聖化獨隆之日百千多士正文風丕振之秋況域界揚州地繞江山之秀星分牛女光昭雲漢爲章探金簡玉字之書委宛之神常在試龍韜豹畧之賦觀察之裔彌佳待制有古人風學多根本校理爲後來彥書有淵源義利私淑於輞歸從閒散歌詩不下於白名自布衣閭傳孝子之名廟有旌忠之號既已景行於往昔猶堪稱述於

盛朝視草鸞坡悉屬臣工經濟談兵虎帳盡歸儒雅風流文章借政事並傳羣欽循卓郎宿真使星均爍共仰公才絲竹東山尚

繫蒼生之望蓬蒿南牖還來赤玉之徵聲稱自古已然文物於今爲烈本縣西北鄙儒東南俗吏偶值簿書之暇妄想觀風少尋文字之緣冀窺豹露謹訂本月某日敢邀大雅羣賢彩筆爭持靈機共運際此朱霞天半正文心摅發之辰會見徤翮秋空便雲步翺翔之候此非泛舉務懇惠來在于將莫邪之鋒不用磨而自利然黃鐘大呂之器必待叩以成聲勿懷金玉之好音竟棄風塵之俗吏援毫而待滌硯以須特示

一 嚴謹隄防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分

照得馬快一役專司捕務盤詰躧緝此馬快之責也其如捕役視賊爲衣食淵藪其間窩縱賄蔽推諉捺擱諸弊端不一而足名爲躧緝實藉捕役名色於强竊中覔生計耳但縣屬坊都延廣人烟何啻數萬戶經制捕快名數無幾以通縣之廣僅責之數人巡緝欲長保無警似亦難事是以奉 憲設立每坊都耆練總總甲料理公務之外因其身在本地凡人戶姓名行逕是所熟悉若有往來閃爍踪跡可疑之人即當協同甲首根詢一體盤詰究逐使此等無可托足便無能下手本縣涖任以來時刻以弭盜安民爲念無奈風猶未熄不得不再立賞罰之格以

收其效如馬快承緝失案能獲眞正賍賊者本縣必量緝獲之
遲速賍賊之多寡捐銀設上中下之科以奬之上賞給銀四兩
中賞給銀二兩下賞犒以酒肉若積至二案而不獲一者責十
五板罰銀一兩仍按限二七日嚴比三案者重責二十板枷號
一個月罰銀二兩至五案者重責四十板枷號兩個月罰銀三
兩五案以上除枷責革役外仍罰銀五兩總甲承查本坊都啚
一季內無失竊見報者本縣給賞銀二兩失竊一案者責十板
罰銀三錢二案者責二十板罰銀六錢三案者責三十板罰銀
九錢以外五錢遞加杖止四十練總兼管坊啚以三案爲率賞
罰如總甲之數練總總甲於每月遞有無失竊結狀以便稽查

如此則捕役與各總練庶幾有畏憚責罰之嚴踴躍功賞之利捕獲不致虛應故事保甲併得實力奉行至于甲內人戶亦自須時刻隄防謹慎門戶與其追悔於事後莫若防範於事先再獲賊到案審明實係真賊俟贓完枷責後別屬者遞解原籍安插本境者取具該犯親族鄰總保結仍令朔望赴縣過堂晝卯免其終流匪類以致流毒各宜奉遵毋違須至告示者

嚴禁事 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分

照得釋道二教清淨無爲自有修齋設醮可以邀福種福之說於是愚人聽信相與燒香建會百十成羣揆其初意不過誤信因果之談修爲善事而已其如煽惑民心者往往藏奸而滋害當日白蓮教斬絞充發前鑒不遠今聞各鎮市村鄉復有聯會燒香男女混雜徹日徹夜聚集多人既干嚴禁此風何可使長據總練具報除現在嚴查拿究外諸凡蠢然男婦以爲念經拜佛便可祈福將來不知違法背律先已受禍目前若不嚴禁誠恐相率效尤聞風倡聚敗壞風俗有害民心合亟給示通諭爲此示仰縣屬軍民人等及各在城在鄉寺觀住持知悉嗣後倘

有所謂教門無論男女焚香建會擊鼓鳴鐘者許該地練總現
甲即時首縣以憑拿究按問坐罪僧道接引混擾者一併痛治
且男勤耕女勤織勞則善心生焉即可以獲善果萬無聽信邪
教身自罹法禀遵勿犯須至示者

聽訟一秉虛公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分

照得本縣職爲通邑令長民無賢不肖均屬赤子旣爲爾等慮之詳不得不爲爾等言之切夫教養百姓原屬職所當爲優待縉紳豈敢禮有或缺若不歘接紳衿人情何以周知利弊何由興革故不論紳衿耆老有進一興利之策使閭里盡蒙其庥除一作弊之奸俾衆庶悉受其庇此等高賢枉顧本縣必延爲上賓待以殊禮奈會俗好訟屢經諄諭勸誡至再至三其如俗之不改何一經涉訟好勝之心日熾鑽謀請託無所不至因有茹輩好貨之徒遂乃肆其漁獵以爲不得於此必得於彼本縣矢志如山必不爲浮言移易歷任半載有餘爾小民自然深悉也

且公道自在人心　王章決不容僞豈可信其牢籠任彼顛倒合行示曉爲此示諭紳衿士庶人等知悉本縣欵接紳衿所詢者不過風俗民情與一切地方利害興革使吾民安土樂業必不肯以暮夜無知許人私謁亦不敢以豪門勢燄聽彼情謝今喜在籍與遊宦諸先生見諒樸誠非公不至惟慮有等所謂撞木鐘者或藉父兄弟男之聲勢或假交遊氣誼之相知無論情之真僞理之枉伸一槩包攬小民誤聽而受其籠絡欺騙者正復不少不幸而有訟事遂致枉費脂膏如事理果直何待講求倘情事若虛求亦無濟爾小民當急自猛省也嗣後若有面言情分定當面呵叱之若以簡札乞求必刎之照壁間本縣西北

率直之人絕無委曲在講求者尚須自愛在鑽謀者亦須聆悉
耳須至告示者

除積弊以培文風事 康熙六十年二月分

照得會邑人文之盛甲于江東茲蒙 學憲知照各州縣於本月某日歲試儒童已經曉示在案竊念縣試爲爾諸童策名之始先立品而後及文藝其向來積弊務期一槩盡除乃有敏捷者一人而作數卷前案則自居之餘名則售他姓如父兄之姑息子弟同場則公然代筆在外則傳遞購宦更有剿襲成文習誦舊作按題依樣葫蘆者縣試時十居三四進身之初果如此則其所學可知矣進身之初竟如此則其爲人亦可知矣如此而欲將來立身殿陛黼黻文明何可得也本縣章句迂儒諸事率真更於文字之間不留情面惟願爾諸童各盡已之所長牙

後吐餘且人所棄況可竊其名而襲其文耶凡犯前各弊即欺蔽一時僥倖入學後經察出亦必據實詳褫并究父師以罪文章真僞風氣繫焉本縣不得不叮嚀告誡弗諳迂也特示

嚴禁蠹棍等事　康熙六十年二月分

照得庸愚黎庶未諳大義或因睚眦微嫌語言雀角不知忍小不思曲直稍拂其意卽圖告理以爲財可通神預先打點衙門或曰訟師有包輸嬴之手書吏有操遲速之權豈知片紙一准加之票差衙役多方嚇詐種種弊端不一而足伊時私忿未洩而小戶之家已破其半矣本縣訪察已確所以細事不行濫准卽有應准者惟票給總甲喚訊不行濫差今恐愚民無知被騙合亟嚴飭示諭各坊都鄉鎮士庶人等知悉本縣氷心鐵面惟在除害安民如有不得已之事呈控者自以理剖曲直決不使吾赤子寃抑難伸豈容此輩撞騙吸吾民之膏血也嗣後如有

前項蠹棍設謀撞騙多方嚇詐者或經訪出或經告發定行按律究擬決不輕貸凡吾小民亦宜三省弗因小忿致墮奸術以自貽伊戚特示

嚴禁奸牙蠹棍等事 康熙六十年三月分

照得東關一帶水陸通衢上接寧台下連省會商賈絡繹百工叢集惟是地近曹娥每有不逞之徒勾連蠹棍肆其殘虐以故上憲每每訪拏即本縣在京風聞涖任之始首先留意祇念興利不如除害又道齊民莫若化民凡事有積習相沿與民情無忤者亦不欲多置更張間有不便於民者亦必諄諄告誡不憚三令五申以冀爾民自相感化毋蹈法網即如各牙行戶每年例收牙帖而外本縣日用淡泊自甘固無所取或遇 上憲經臨需用物件皆發現銀平買從無當官名色爾等應自體諒各安本分近訪有愍不畏死之徒弁髦國法吮毒如飴膽敢私立

牌扇結黨霸埠重扣牙用即窮民斗米隻雞亦必勒錢三四五文不等鄉民隱忍側目吞聲本縣聞之髮指背裂除一面密訪差拿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諭各牙舖戶及該地總保四鄉居民貿易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民間買賣貨物到行務須稟遵功令秤斗畫一毋許輕出重入違例扣用至若鄉民斗米隻雞到市換易聽其自便不得阻揹該總保不時稽查如敢仍蹈前轍違例勒扣立即協同被害人指名稟縣以憑鐵拿大法痛處如該總保狥縱不報事發一體重究決不稍寬愼毋視爲泛常致貽後悔須至示者

遵行紙皂等事 康熙六十年三月分

照得紙皂之設誠恐愚昧無知之輩並梗頑不化之流不知刑法之當懷而蹈三尺不寬之典本縣旣惡其頑更憫其愚是以再三曉諭多方勸戒不過欲使吾民各安生業杜絕訟端也差役擾攘不無需索酒食之費日月躭延必有拋業守候之累本縣小事不行濫准前示條析已明卽或應爲准理者遵奉 上憲令其原告自拘自拘不到卽發紙皂嚴限帶訊違限籤拿重處今特預爲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庶民人等知悉除人命盜賊賭博打降外槩不出差止令原告自拘拘不到案卽發紙皂爾民各遵案件早結速歸本業庶免拖累躭延之苦但紙皂旣發

或付原告或付總甲有不即通知詞內人犯並抗違不遵毀棄
紙皂者一併重處決不輕貸爾民慎之毋忽特示

禁止沿街夜唱等事 康熙六十年六月分

照得靖盜源必先除地方之游手正風化務須嚴夜唱之澆風乃紹郡惡俗有等游手好閒之徒無分晝夜金鼓喧天沿街達戶歌唱謔浪嬌聲艷曲男女環聚手舞目挑煽惑婦女之淫心鼠黨狐羣引動盜賊之機發百工墮廢俗澆日甚殊堪痛恨合亟出示嚴禁為此示仰闔邑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務須敦俗守分各安本業毋得游手好閒成羣結隊昏暮遨遊沿街達戶鼓樂歌唱男女混雜等弊如有違犯許該地約總練甲不時據實指名稟報本縣以憑嚴拿從重究處如該地總練容隱不舉察出一併究治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飭禁溺女事 康熙六十年七月分

照得天地好生

皇仁廣育而人道繁衍則又從陰陽配偶所致是男女並重原不可岐視者向聞此間有溺女之慘本縣隨在訪察正欲勸諭今據二十四都總練人等請示前來隨速爲飭禁以與保合太和焉夫草木無識尚知向榮螻蟻甚微莫不惜死況人爲萬物之靈胞抱十月至臨產始見天日之光乃以女故卽置之水彼以投生而來旋卽抱冤而歿女有何罪罹此冤慘豈以家貧艱於衣食耶則省中現經設立育嬰堂凡無力撫哺者許將子女送入乳養寧有自己骨肉忍心害理不爲生全竟置死地反不如羽

毛之屬尚爲顧育其兒也旣傷好生之仁且負

皇恩之重律有故殺子孫之條問罪杖徒孰爲解網此固

王章顯著罪不容赦者也至其干犯天和而陰騭果報冥冥不爽更

有可畏者在矣合行飭禁爲此示仰各坊都啚人戶知悉嗣後

育女之家不論貧富務須一體保全勉爲乳哺如果無力撫養

卽行開明姓氏年庚報明本縣以憑給發舟資送至省城育嬰

堂內收養示後敢有愚夫愚婦仍然殘忍搵溺者許鄰總約練

具報按法詳究不恕特示

嚴禁囤積等事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分

照得今歲早稻業已收穫雖未十分亦可謂有收惟是入秋以來雨澤未能霑足民間便有先時之慮於是地棍奸牙乘機頓積在鎮到鎮之米穀一併價糴以圖外販高價糶與不論閭閻米價頓貴至二三錢不等東關爲市集大鎮外來輿販倍於他處若米穀悉被囤販奸民壟斷運之四土則零糶之鋪戶亦必高擡時價日增一日小戶窮民時需升斗斷難存活是囤販之害更有甚於旱魃也合亟出示曉禁爲此示仰該鎮囤戶牙行以及積販人等知悉嗣後米穀總不許頓貯買糴多不過一石如[illegible]牙戶囤販將銀論十百石糴貯以網高價併外來商往行

販之人論十百石裝載運至他邑許該地總練保甲長不時查察有犯即行禁絕仍速稟縣以憑從重究懲其土著有米之家亦不得覬望貪圖或頓貯不放或私運外販若經察出一體重處該總練仍將市鎮米穀價值三日一報本縣核奪查察以速

特示

嚴禁壩棍等事 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分

照得會邑曹娥壩乃客商往來貨物雲集之要道每有壩棍并不法船戶倚習拳棒結黨成羣自立埠頭名色一聞客貨未及到壩統黨沿途強拉强裝任意勒索以致孤商遠客貨物被其遺失更且受其炙詐大為民害是以　各憲暨本縣屢示嚴禁不啻至再至三近訪有等壩棍鈎串船戶盤踞該地藐抗不遵不由客商自僱無容細民趂食肆橫沿途強拉倍勒船價重扣牙用言堪髮豎除現在訪拏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地鄉練總甲以及船戶客商人等知悉嗣後凡遇客商到壩任從客便自行僱覓毋許壩棍船戶統黨沿途强奪强裝逞兇鬪毆

欺侮孱懦搶失貨物恣意勒索如有違犯許被害人等指名不
時赴縣喊稟以憑嚴拿按法究處如該鄉練總甲徇隱不報察
出一併究治本縣言出法隨疾惡如仇斷不爲此暫宥違各宜
凛遵毋違特示

再行曉諭事 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分

照得時逼歲除凡有屋租店賬以及一切錢債毋於年終悉行歸結然當此之際毋有爭攘鬧鬨拚命不顧之人小則喊冤成訟大則性命相干如屋租他人代為納糧巳則全家棲托不為拮据清楚居之自覺不安如店賬他人揭本營利巳則恬然支取不為明算清訖遲遲得無自愧其餘緩急通那升斗分文當告貸之時無非恩錢義債過後視為不急之項翻悄索逋者如怨家如讐人清夜一思是誠何心然其間亦有真正貧困者本無負賴之心似類抗頑之狀蓋緣微[illegible]實非負心如遇此輩則索亦當情諒萬不可一例急呼疾索使之恩變成讐究竟剜肉

莫補終歸無益爲此示仰縣屬軍民人等知悉此半月內凡負欠者自須竭力設措清償即力有不能亦須理言相懇索欠者更須體察寬緩通融縱人實刁頑亦無厲色相加彼此總不宜硬面横索致激而成釁若敢違示許鄰總赴稟本縣即拘痛懲止究打架不問别情也爾等終歲勤劬正樂履端之始何事因忿生事遂致有抹額絡手而且受杖忍痛以度歲耶二體凛遵毋違特示

曉禁事　雍正元年三月分

照得關廂近地係錢糧倉獄所在務宜加謹巡守着意隄防近今鼠竊頻仍不止村庄郊野即郡城之內城垣遼闊約計數萬戶烟其間稽察不嚴恐致匪人托足本縣前夜親自巡查見有柵欄深夜不閉捕總呼之不來甚爲可駭更慮覬覦宵人每混雜於夜戲觀場之所飄流敗類輙竊藏於呼盧設局之家若不一體飭禁巡邏則地方焉能安然無警爲此示仰縣屬軍民人等并各坊坐捕總練知悉毋謂時非隆冬可無嚴謹要知夜夜防賊自來俗語云然嗣後毋過定更之後柵欄須早爲嚴扃毋得一任開閤來去自由坐坊捕役須不時警迹毋得仍前高臥

致于失察總甲有地方之責凡有甲內游手好閒之輩面生可疑之人須時時飭諭刻刻稽察毋得任其流蕩爲匪容隱干咎再賭博尤宜禁絕設有開場聚賭者立即挾具連人首縣以懲重處至於居民亦當自保身家每甲毋夜派出一人輪流巡值其演戲徹夜不但有違 憲禁抑且無益亟行禁止摘伏發奸必先自近及遠本縣初涖視事一切錢糧案件正在料理清查俟有就緒便當由城市以及鄉鎮一例力行保甲務使盜賊廻戈民皆安枕是本縣所望爾等悉當力遵稟行須至告示者

曉飭事 雍正元年九月分

照得火災最是慘酷要須家家防備時時小心如前夜橫街失火多人救應一時不得擔水以濟致被沿燒甚爲可憫本縣先曾再三囑咐每家備貯水缸水罈原屬思患預防惟恐日久怠棄今奉 府憲行牌曉諭各戶貯水門首以備不虞所有救火器具人役本縣現在修整輪派外合併曉飭爲此牌仰坊總郎持此牌挨戶曉諭務令每家門首貯水一二缸或兩三罈總須戶戶遵行日日預備大家相濟此救彼應自救救人事不費力何憚不爲爾等百姓各宜遵奉毋得玩違取咎倘有抗不蓄水者總鄰稟明拘責不貸須至牌示者

嚴飭蓄水等事 雍正二年閏四月分

照得居民稠密烟火時有本縣念切民瘼思患預防諭令爾等居民比戶各置水缸一隻每日蓄水滿缸以備不時之需屢經出示復又諄諄面諭在案奈爾民全不體諒本縣為爾民一片婆心竟不遵奉安置即有置者注水亦未深滿殊屬玩違除將該總責懲外合再給牌傳催為此牌仰上下八坊各坊總傳諭各居民無論大街小巷比戶挨家各置水缸日日擔添注滿蓄水倘遇意外風烟即以撲救庶幾不傷財力可以有備無患本縣憂慮情深晝夜無寐不過為爾民思患預防非故為煩苦爾民也爾民其各諒之毋再藐違干咎凜遵毋忽

嚴禁婦女等事 雍正二年六月分

照得婦女入廟燒香奉

旨嚴禁業經遍示在案近訪有等無知婦女懶習女紅相率入廟以打扇爲名不知時值酷暑男子裸身露體者甚多婦女雜集乘凉大爲不便况神明正直當炎暑而爲神打扇豈嚴寒而爲神烘火乎褻神越禮殊可痛恨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該地方總甲及住持知悉嗣後如有婦女入廟打扇者許該總住持查明該婦夫男名姓報縣以憑拿究如敢通同容隱察出責革不饒特示

嚴行飭禁事 雍正二年九月分

照得佛氏之教第一清淨原未有濫及應酬廣為招致者今查縣屬古剎多藉接衆一說不問家派不究宗風祇以一鉢之見投便許片单而至止去來任意踪跡難稽遂致其間多有匪類托圓頂方袍之相蓄狗盜鼠竊之心是以歷奉 各憲示禁凡容留行脚遊僧犯事發覺者本住持一體坐罪煌煌 憲諭誰敢不遵乃城鄉寺院每每容止遊方致多犯事關提倘不痛禁嚴飭必至養癰貽害除給示張掛曉諭外合亟行知為此牌仰僧綱司照依票文事理即日會同各寺院住持知客嗣後行脚遊僧掛褡投单務須詰詢根底或係某宗衣鉢或係某派支流

或有本地之親故爲之先容或有法門之簡札爲之致囑人有著落單可容留若止掃塔借樓聽鐘來飯並無一面之識絶少三生之緣萬不可仍前接引貽後株連解脫無由至若僧尼同處更屬誨盜誨淫之媒尤宜飭禁務使空香妙法俱各苦行絫承世綱俗塵無得甘心混入三章約法一體遵依仍將各寺院僧人花名具報併毋月某日取具並無容留遊方行脚匪類甘結送查毋違速速須至票者

嚴夜巡等事 雍正二年九月分

照得會邑民居稠密戶口衆多宵小易於混跡潛踪間嘗竊發是以奉 憲嚴行保甲欲使一保一甲之內察逐搜除絕無失竊之警現在奉行矣第猶有外來鼠竊乘間而起則守夜巡更又不可不叮嚀勸諭也本縣每親出夜巡查視柵欄洞啓擊柝無聞傳問總甲咸稱春夏槩不守夜夫盜賊何地不有何夜不發稍若疎忽則彼且胠篋席捲矣何必秋冬之際而始逞其伎倆耶然守夜之法要在行而不勞四時弗替莫如每三甲之中輪一家鳴鑼擊柝自定更以至五鼓無論紳衿一體巡查支值一家不過一二人竟夜之勞可以保二十九家無數人放心高

臥計一月只一夜耳各甲如此則聯絡呼應一如兵行彼此相
爲犄角無不可以聲援策應則猶能公然出沒耶本縣間夜巡
查不憚步履無問遠近爲爾百姓辛苦也爾百姓不自爲隄防
高枕安寢計亦疎矣爲此示仰城鄉村鎮總保甲長人等知悉
遵照此示着令每三甲公置梆鑼各一自第一甲首起至第三
甲第三十家止每夜派定一二人週而復始輪交巡察一有竊
發卽時大聲疾呼共相援應協力擒拿拿獲之賊送縣盡法究
懲不得私拷誣逼若甲內有老幼婦女及廢疾人等不得派勒
巡值又當共甲輪代至若村庄散處之區似不能按甲派值又
須計點烟戶多寡或十戶或五戶斟酌派出一二人亦輪替守

夜再有孤姓獨居無可輪派者是在本家之小心門戶也如此防範安在非里鼓警跡之法耶去歲潮荒收成歉薄尤當加意防閑凡大街小巷於交接處所設立柵欄以脩啓閉着該地總保甲長每夜巡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卽行稟究倘失於覺察一經失事先將該總保重處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申嚴船脚等事　雍正二年十二月　分

照得曹娥地方乃屬通衢大道商賈往來如織近訪有等不法棍徒勾聯鼠竊名爲脚船每遇客貨到地蜂攢勸僱一經墮局任將行李貨物趲前落後使彼照顧不全竟可恣意偷竊若有知覺理論反謂誣良肆毆可憐異客窮途雖欲呈告恐既時日只得飲恨而返以致若輩無所畏憚今際隆冬商販雲集若不亟爲查禁貽害無窮除委東關驛就近巡查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牙埠船脚車夫以及行旅人等知悉嗣後各宜改絃易轍凡有貨物過壩務須任客僱募不得仍前強勸偷竊貨物敢有違犯許被害之人即稟該驛拿解赴縣以憑盡法究處爾

船脚各相稽察內有陽奉陰違者卽行舉報如有此等之人各具連環互保有犯同坐甘結送查自此挨察則宵小之輩無可托足在爾等亦分清白矣各宜凜之特示

曉禁事　雍正二年十一月分

照得在監人犯雖孽由自作而哀矜之念所當存恤屆茲隆冬不無凍餒疾病之虞除經捐給綿袄并日給囚糧外本縣念切飢寒每日於額給口糧之外捐俸添給熱粥一飡以資飽腹誠恐禁卒人等藉有煑粥充飢將日給口糧私行尅減婪扣入已亦未可定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提牢吏卒人等知悉所有在監人犯每日應支口糧照常散給毋許藉有煑粥充飢私行尅減如敢故違察出定行究革不貸

嚴飭曉諭事　雍正三年正月分

照得各壩渡來往行旅爲船戸車脚夫勒索欺凌流毒貽害不可勝言屢經　各憲以及本縣大張告示痛諭嚴飭無奈此等習成既久舊性未除裝載挑運之間仍有擄奪侵没之事近訪一船攏岸各脚夫便將匾擔繩索抛擲船中不管婦女眷屬坐臥船内一若行李貨物刊定歸此脚夫經而講挑價論酒錢不飽不休或有別夫願挑即至攘臂爭毆是以一船行李貨物過壩過江竟至擔擱半日或終日者彼車夫船戸只圖多裝賺錢不顧傾覆可慮併有一人之物裝載數處使難照管因而遺失者有之更聞近年逼歲之際過渡江船以及牛車脚夫無不日

漸增價至二十以後其船錢脚價有論百論十横索勒添行人急欲歸家無不吞聲飲恨惡習刁風聞之髮指本縣在先早已稔知近日訪聞更爲確切其間有一二最惡無賴姓名已經默記本欲即時拘拏重處特念殘歲不遠一人罹罪一家擔憂所不忍也合再曉諭爲此示仰曹娥江等處船戸車脚夫知悉嗣後過客行人或僱車或渡江或擔行李或挑貨物總遵照本府憲木榜定價不得擅自違背私索增添爾等自謂本縣遠在郡城耳目不到可以肆其兇横豈知爾等姓名惡跡本縣俱一一細悉嗣後若敢再犯察出小則從重枷責大則按光棍例詳究治罪凜之凜之須至示者

嚴禁招搖撞騙等事 雍正三年八月分

照得本縣賦性迂樸不喜馳騖交游自恭

簡命出京迄今涖會六載從無結納師生之事所以硜介之守不移氷蘗之操自凛每自問心無愧諒士民亦所共知惟是兩調交闈所有薦卷取中者已經通籍京華未售者多在屬閒有通問暫留信宿旋卽別去再若本邑生童歲時課試亦有一二文字相孚之士皆知自愛非公不入近訪有等無賴生監結交蠹役揑稱本縣師生名色希圖撞騙招搖玷辱官箴眞堪髮指茲蒙 上憲不棄委署山陰縣事正當益自濯磨庶冀無負重任竊恐此輩愍不畏死逞其故智亦未可定除一面密訪查拿外

合即出示嚴禁爲此示諭兩邑士民胥役人等知悉嗣後如有
前項衿監棍徒假稱本縣情熟出入衙門窺探情事貪婪撞騙
者許諸色人等即赴本縣呈首立即嚴拿詳究盡法痛處倘有
執迷不悟致被訐騙察出一併從重治罪決不稍寛毋違須至
示者

再行嚴禁等事 雍正三年二月分

照得迎神賽會淫祠瀆祀奉

旨嚴禁屢經曉諭欽遵在案近乃訪有游惰愚民罔知 功令仍狃俗習每逢年例慶神歛錢演戲強行科派有不願出者遂致角口鬪毆訐訟生非耗氣傷財荒時廢業眞堪痛恨本應拏究姑念愚民無知再行飭禁爲此示仰該地保長總甲曉諭居民人等知悉當此潮荒之後正宜勤儉耕作各務本業休養生息庶冀時和年豐家給戶足含哺鼓腹以共享昇平至於祀神只須一心誠敬勺水寸香溪毛亦可薦享若必歛錢演戲酗酒賭鬪反致褻瀆豈神靈之所要佑及至生事擾害事發到官本縣執

法究處是未邀福而先取禍衙民亦何樂爲之本縣不憚諄諄
告誡無非惠愛爾民冀爾民自知警惕耳嗣後如有執迷弗悟
不遵勸諭仍敢聚衆排門歛錢演戲男女混雜酗酒生事一經
訪聞或被告發立刻籤拿治以違
旨滅禁之罪該總甲鄰不行舉首一並究處各宜凛遵慎之毋忽須
至示者

嚴禁魚藥肆虐等事 雍正三年六月分

照得民間魚蕩輸課資生與人無患近訪有等不法棍徒不務恆業結黨成羣置造毒藥每見蕩魚長大拋毒居害意圖浮竊殊不知一蕩之中魚蝦螺蚌種類甚多一經受毒盡皆藥死不獨蓄養之家資本成空而一切水族並皆戕害傷殘物命重干天和況蕩魚被藥漂流河外附近居民飲此水者每多疾病若誤食死魚中毒莫解竟有身命之虞言念及此殊堪痛恨合行示禁為此示仰地總保甲人等知悉嗣後如有前項棍徒不遵禁令置造毒物擲蕩藥魚許該地總保協同蕩戶扭拿赴縣以憑重處枷示毋得故違特示

曉諭修葺坊表等事 雍正三年七月分

恭照

皇上御極首重忠孝節義

勅令各省郡縣有司訪查潛德核實詳 憲奏

開建坊旌表立祠崇祀誠

聖朝之盛典也本縣現在遵行確訪得實隨時 上達乃每出通衢見有舊時坊表率皆傾圮姓名剝落無聞其與我

皇上闡發幽光至意大相悖矣合亟曉諭爲此示仰通都坊總保人等知悉即將該地方舊建坊表諭令各親屬子孫統限三個月內修葺完好塗丹黝漆標其姓名俾輪奐聿新仰副

聖明以昭榮寵仍先將各先賢名氏某爲忠貞某爲節孝某爲科第何年旌表建坊現在子孫何人逐一開明册報以憑查核如敢故違不遵定行嚴究不恕須至示者

嚴禁酗酒等事 雍正三年八月分

照得酒之設也雖可以陶情實足以亂性以故禹惡旨酒詩戒沉湎若夫私居燕室歲時伏臘親朋宴會斯固可矣至於公堂之上聽審之所自宜肅恭寅畏豈容屢舞僊僊乃有無知士民玩法書役每每酣酒上堂步履錯雜應對糢糊藐法殊甚合行飭禁爲此示諭士民以及書役人等知悉嗣後毋許飲酒上堂倘敢玩違於傳喚應對之時察出緣事聽訟者不問事理曲直庶民先行杖懲生監發學戒飭然後審理若執事書役有犯重責革役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此諭

勸栽桑柘雜木勤女工併厚民生事 雍正三年十二月分

照得杭嘉湖三府屬蠶桑之利每年所獲無算紹郡止隔一江土不甚殊何圖彼處得享其利此地不倣而行之本縣公事入鄉見沿湖口岸隙地頗多一任蕪蔓棄此地利殊爲可惜王政首重蠶桑此間務蠶甚少非不善於喂飼良由不講其事耳紹俗風氣不論老幼婦女非遊臺觀劇即逐隊燒香蕩以閨門無所事事安得不出外冶遊若肯有地樹桑有桑喂蠶則執筐治箔正屬女子之事不特收其利亦且勤其工洵豐衣之本厚生之大端也又見縣屬諸山童然俱荒一無出産夫松杉等木是處可栽今試植之不幾年便可如把再幾年便巳成拱此後森

然蔚然隨時剪伐而仍隨時補種或充柴薪或成材料俱有利在取之不竭可免荒山賠糧之苦於民生不無少補爲此示諭各村莊山鄉人戶知悉凡有田塍湖沿園墻道側併山塲處所除有礙田畝禾麥不必種植外其餘片壤尺土毋使荒蕪亟遵示內勸諭地可栽桑山可種樹要須逐時栽種種一樹有一樹之利栽一桑有一桑之益言雖近迂久而自見其各相勸遵行之特示

曉諭事

照得會邑地當孔道行旅往來必由舟楫有等愍不畏死棍徒借搭船名色乘機私撬箱籠偷挖衣包竊取銀錢中途上岸而去在被竊之人恬然不覺及至起身或一時驚愕或過後方知呈報到官差捕嚴緝縱令獲究贓賊未必一一追完即如本月初五日雜貨客胡彩臣於東關五里牌帶銀五十兩被賊張大朱太成等以鉛錫換去至五雲門追拿送究雖無盤費守候之苦亦有衙門往返之勞當此亢旱鼠輩猶易生心一至隆冬行人匆迫恐有船內被失等事除現在嚴緝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各埠船戶及客商人等知悉嗣後上船務須將行囊貨物檢

點明白綮綮隨身及至赴岸照前逐一查點以免疎虞該船戶亦於客人下船及到岸起身時大聲提醒各人覺察時刻留心如有面貌可疑更當加意防閑庶匪類亦難再逞伎倆矣各宜凜遵毋貽伊戚特示

招集生童等事　雍正四年分

照得學問因師友爲損益人文以教育爲盛衰會邑素稱才藪前輩中峰石簣諸先生流風餘韻尚存閭里凡爾生童生長斯土寧無志希先民卓犖自好之士但慮單寒無力師資乏人則聰明錮蔽啟發末由有志無成殊可憫歎本縣出身儒素性嗜讀書造就人材夙所廑念前曾捐俸就古小學爲義學延葛春元以訓生徒誠欲使無力後進資其啟廸以玉成初志屆茲春和正講學潛修之候第恐遠近相間聞見未確或至觀望不前負本縣殷殷之意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邑生童知悉凡有志讀書者無論城鄉貧富皆許呈明本縣送學肄業庶誦習

有地就正有人朝夕漸摩日新月異以底有成不但無力者得遂上進之願卽本縣亦顧之欣慰矣各宜景從毋自疑阻須至示者

覆甕集刑名卷二

東敬張我觀貽民甫著

報明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分

審看得陸莘臣等與被毆身死之陸曾睿聚族而居素無怨尤緣陸氏有公共祭產六十餘畝康熙五十八年輪應陸景初值祭景初家貧將祭田五畝私典與劉仲倫爲業得價四十兩曾睿係屬房長聞知私典情由赴縣遞呈存案因是年十月二十日係莘臣等祖先忌日曾睿於散胙之後理責景初致相爭鬧曾睿恃尊以拳相向景初回毆曾睿肩甲一拳伊叔陸莘臣聞聲出觀祖護景初亦用拳毆其脇肋不期曾睿傷重次日斃命

該總與屍親先後報縣經前任姚令驗訊通詳在案卑職任事之後即齊犯隔别研訊已據各犯直供不諱查莘臣係會睿五服族侄陸莘臣合依卑幼毆本宗緦麻尊屬死者斬律應擬斬監候陸景初毆非致命除私典公共祭田輕罪不議外合依餘人律杖一百係卑幼毆服盡尊屬應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典主劉仲倫合照知情重典准竊盜論計賍四十兩律杖一百係監生應照有力例收贖田歸陸氏存祭價銀照追入官再照此案已有屍子陸維玉解質其屍妻陸周氏年邁有病相應摘釋是否允協合解候審轉

公除姦惡等事　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分

審看得已死陳阿金慣竊無行蔑倫傷化之徒也緣去年山邑鄭道南家失竊闗提阿金訊係此案眞贓至十二月完贓發落係其同堂兄陳文貴保出於今年正月初二二更時分持刀驀至陳其明之母徐氏房中思行强姦被徐氏母子當即扭結大聲疾呼同族聞聲齊至徐氏即用簪刺其兩目陳其明用石杵打其兩腿以致受傷深重越日殞命據陳姓族衆暨鄉練總甲同日具報到縣前任驗詳飭緝卑職集犯逐一研訊陳其明母子弟折足刺目受傷頗慘恐有謀故等情再四駁詰別無他故以二十餘年茹荼飲血之嫠婦一旦强欲敗其苦節一時憤激自

不知下手之重且慘也況孀居深夜了不避嫌排闥持刀意何為者惟是不明告官司難免擅殺之律陳其明合依夜無故入家內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陳徐氏一家共犯罪坐夫男繇侵損阿金兩目亦應問贖但苦守多年幾難完節若擬如律情有可矜可否邀恩予免非卑職所敢擅便陳君彩陳德馨陳沛生陳美公陳華國陳顯之陳承之等在場不行勸阻合各予杖已經自首相應免議同訊明不在場之陳爾實陳君實無干之陳子均宋爾佑陳選均請省釋行兇刀杵起貯在庫擬合具招連人解赴 憲臺親審核轉

仇殺孕妻事 康熙六十年三月分

審看得徐阿三毆死徐子龍之妻徐顧氏一案查顧氏係阿三無服叔祖母也素無嫌怨緣徐子龍向賃監生姜鼎修租田七畝零因歷年租穀不楚今年起田另佃有徐阿三之同堂兄徐阿富亦係姜姓佃人遂併認種徐子龍無田可耕不得已拮据現銀仍行賃佃姜姓允許先交一半其一半俟秋收全完窮佃先期設措原有剜肉補瘡之痛矣本年三月十一日子龍與阿富相遇於東關鎮因賃田一說爭論毆打當有徐阿二徐阿三勸之而散子龍心猶不甘歸愬族長徐殿揚欲行呈告是日即奔入城其妻顧氏見夫被毆知同在鎮有徐阿二徐阿三等不

服細審沿門詈罵徐阿二先已他往而徐阿三則適當其鋒開之不服輒掌其左腮脥徐顧氏遂肆扭結咬撞交加阿三不能脫身又拳傷其左耳根脚踢其右膀等處傷重當卽斃命其後助一傷則審係夏阿小在徐阿三掌擊之後力勸顧氏欲咬時所毆也總甲茅佐屍親徐子龍於十三日同報到縣卑職遵赴親驗通報奉飭審擬遵卽隔別細加研究徐阿三夏阿小認毆如繪朱雲祥供証極明是阿三於詈辱慌遽之頃祇圖脫手不意拳脚所及而斃彼命於俄頃也查徐顧氏爲徐阿三之無服叔祖母律開同姓服盡無論尊卑毆至死者以凡人論合依鬬毆不問手足他物金刃殺人者絞律徐阿三應絞監候夏阿小

合依餘人律杖一百起衅之徐阿富合予不應重杖其干証朱
雲祥適然鬨毆聲勸無及與田主姜景修因徐子龍欠租起田
均情有可原至徐爾凡徐禹森審無主謀喝令証據徐子龍本
應反坐念妻死情有可矜相應槩請免議并先遵例摘釋是否
允協擬合連人解赴　憲臺親勘定奪

前事

覆審得徐阿三毆踢徐子龍之妻徐顧氏身死一案前經早臧審擬解 憲並蒙 臬憲審轉其起衅致死情由備在前詳無庸瑣載矣惟徐子龍於 院憲審供之日堅執徐爾範徐禹森爲主謀喝令徐殿揚爲知情不阻並粘抄詞轉發覆審又據徐殿揚以訟詐拂慫等事具控阮卓凡阮亦慶等前來隨卽遵照逐一推究而徐爾範徐禹森堅稱一經外出一屬臥病與前供無異質之子龍供東關市上兩人掌手叫打係自己看見其打死妻子有朱雲祥看見等語詰訊朱雲祥供稱爾範禹森並不在場夫所謂主謀必在未事之先而喝令在於當場之頃兩無

顯跡確証是難以信戸任指某人爲主謀某人爲喝令而即據以坐其罪也至徐殿揚不過因徐子龍在市被毆歸而赴愬欲行告理善言勸慰之人絕不相干略無袒護何知復有徐阿三徐顧氏爭詈毆踢之事預爲戒飭耶又訊據二阮供稱吽徐殿揚拿出幾兩銀子作爲殯殮夫此案起衅則係徐阿富擬抵則有徐阿三助毆之餘人則爲夏阿小幾經勘審罪擬分明乃訟徒思圖藉詐波及無干動駕危詞亦聳

憲聽也今徐子龍與阮卓凡阮亦慶吐供在案均合坐証但查徐子龍本係阮姓之子與阮卓凡等爲再從叔侄前經查訊世系鄉愚不識追序遠以呈送今旣查明則前徐阿三之所擬似有未協合依凡論相

應併請改正其餘俯照前議徐子龍誣告情真本應律擬惟是
妻死無辜而此身復再發遣殊覺情有可憫此當代頟祝綱以
廣
憲仁者也阮卓凡阮亦慶借命索財致令上控顛播成獄
罪不容辭但本犯既邀恩寬貸同罪者亦該一例慈原矣擬合
連犯解赴　憲臺察審定奪

慘殺毋命事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分

審看得蘇自成本鄭姓之子出繼於蘇偉士與蘇維垣無服叔侄也其推跌維垣之母蘇吳氏致死一案緣會虞交界之處有六度菴菴係蘇姓捨宅住僧恒先於此棲息有年去年六月有黃吳氏老寡無依投庵禮佛僧婦混處維垣以檀越故遂於十一月間具報虞邑捕衙雖無他故恒先不無飲恨於中也適十二月十一日夜庵內被竊稻穀五石餘於十四日具呈報縣呈內有蘇維垣云稱拿庵內幾擔穀子不爲賊之語明有情弊併開蘇偉士呂聖林二人作証維垣急欲自白此一語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向蘇偉士爭辯偉士之繼子蘇自成拉維垣往庵評

前立誓以明是語之有無其時鄭明達亦隨之同往兩相爭執遂至互毆維垣之母吳氏聞知赶庵護子詎蘇自成候推被跌傷及致命脅肋等處次日殞命據報驗明通報飭審卑職遂開拿案內犯証併移取虞邑卷宗逐為隔別研訊查原呈開告呂聖林蘇偉士主謀喝令統率擒毆勒寫服辯及嚴鞫再四呂聖林蘇偉士堅供人不在場訊之原告干証亦稱並不見面雖維垣報供主令擒毆但在案衆証供甚明白似難律以主令之罪也再訊蘇維垣左肋項心眼胞傷痕三處巳經平復而蘇自成鄭明達各自認明至蘇吳氏扯捏推跌諸傷因蘇吳氏為子被毆恃老拚命鄭明達先扯其手使之開去是以右手腕微紅色

一傷蘇吳氏復又横身撞頭蘇自成遂順手推去以致側身倒地傷及左後脇肋旣跌之後自成又揑而拽起並有左胳膊手捏傷一處二犯供認歷歷如繪鄭明達傷及維垣母子取供後病故不議外蘇自成鬪毆悞殺傍人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金刃並絞律擬絞不枉若恒先身受戒律不宜指留婦女有礙清規已是不合乃又乘竊案造言具詞致維垣欲白無由釀成命案律以加等未盡其辜竊盜贓一兩以上杖七十今告是誣應照誣告加三等律杖一百恒先杖百允宜仍勒令還俗發籍當差黃吳氏老無依傍不合與僧同處合照婦女入廟燒香無夫男坐罪本婦笞四十律係婦人照例收贖鄭茂德毆後始至

勸阻無及與審不在塲不知列証之呂聖林均請免議蘇偉士不問竊案內指告之人有無情弊冐昧作証應坐以誣証減二等之罪但伊繼子巳經提抵可否恩寛未敢擅便恒先失窃緝獲賍賊另結

驗典女命事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分

審看得傅禺元愚而僻網之徒也緣禺元有田二畝一分於今年二月間契賣鄰居王殿臣爲業田內種有春麥係禺元隔年自用工本栽持者本年四月初六日禺元赴田割麥王殿臣以田既售賣阻不容收於時原中王禺周王耀宗議分不允致相爭毆王殿臣將傅禺元辮髮扳落又咬傷手指當憑胡公贊王耀宗等勸散是日禺元之妻抱持伊六歲之病女在家其家與田相隔不遠見夫被兇毆棄女往勸因患病多啼放時磕傷偏左浮皮一點適於是夜殞命禺元即以此傷直控王必孝踢死伊女據報到縣通詳飭審查端妞是否因踢身死祇須究明王

殴臣等果否追殴到家與確訊偏左一傷從何磕擦則眞命與圖賴判然矣今研訊在案之隣証諸人同供端姐患病經時禹元之妻因救夫棄女往勸女偶跌磕被傷傷止浮皮其爲病死已無疑義而傳禹元亦供跌磕所傷自認不諱律以反坐罪又何辭夫以拔髮咬指之微憾輙以驗典女命駕罪於人其詞既誣於法難縱然究其實不過鄉愚欲洩其怨毒於人而不自知反坐於法情可哀也傳禹元合依誣告人死罪未决杖百滿流加役三年王殿臣合依拔髮方寸以上律笞五十所供禹元打壞門牕棹椅雖有破物實無見証免究可也餘俱無干均請省釋

活殺男命事 雍正元年三月分

審看得胡天爵乃被殺胡文忠文瑞之族侄也素無仇隙雍正元年三月初九日文忠文瑞同胡阿佳在山看筍天爵路過道傍文忠悮疑偷筍持刀喊罵天爵奪刀砍殺文忠傷及腦後髮際致命等處文瑞阿佳驚慌奔竄叫喊救護天爵追趕復用刀砍殺文瑞腦後耳根致命等處二命立斃據練總袁瑞屍親胡漢卿胡李氏並控到縣 卑職 親往相驗填格通報追驗兇器奉飭究審遵即吊取監犯傳同屍親人等當堂研訊查明文忠等被殺曠野乃天爵臨時逞兇非人所知並無主謀加功且據干証屍親俱供亦無餘人在場是文忠文瑞確係天爵一人殺死

該犯業經直認不諱毫無疑義相應按律定擬除該犯戳傷胡
君德等輕罪不議外查文忠文瑞係天爵緦麻尊屬胡天爵合
依故殺者斬律應斬監候其受傷之胡君德胡八十一胡阿九
俱經平復求免解質應請省釋寧家擬合連人解候　憲臺親
審定奪

驗典兄命事 雍正三年三月分

審看得俞仲千身死一案緣仲千商同鄰居章聖瑞卽章阿生於本年三月十九日夜行竊王國芳山木適國芳在山巡查撞獲喊拏伊子王阿曾親鄰沈三德王阿二等聞聲趕應聖瑞情急先逃仲千拾鋸落後致被國芳卽將在手木枇擊傷偏左仲千棄鋸負痛逃奔隨同聖瑞先後涉河仲千不識水性以致淹斃至二十四日屍浮河面屍弟俞季章認係伊兄呈控到縣卑

職親往相驗填格通報奉飭審擬遵卽集犯研鞫章聖瑞供認夥同仲千行竊撞獲逃奔先後涉河仲千淹溺各實情又研訊國芳亦直認持棍毆傷仲千偏左又質訊忤作陳榮當塲檢驗

仲千屍傷只有偏左一處餘俱磕擦而且肚腹急脹十指甲有
泥沙明係受傷後逃奔涉水溺死已無疑義按律夜無故入人
家條內已就拘執而擅殺者減鬬毆傷二等今國芳毆傷仲千
偏左致命處皮翻血污雖係溺死已屬重傷合依鬬毆篤疾杖
流照減二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章聖瑞同竊同逃不顧同夥
以致仲千溺死不救除竊盜已行而不得財輕罪不擬外合依
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應杖八十援赦審例減一等應
杖七十王阿曾沈三德王阿二聞喊接應實無共毆應請免擬
其餘事外干連槩請摘釋是否允協擬合連人解候　憲臺審
轉

前事

覆看得俞仲千身死一案前據伊弟俞季章呈控到縣當經驗傷通報奉飭審擬遵即拘集研訊隨將仲千竊樹被毆以及逃逸涉水淹斃各實情備叙招詳連犯解赴 憲臺親審荷蒙轉解 臬憲復奉批駁以仲千既經當場現獲何能飛逸是否推逼入水等因飭審下縣遵復研鞫案內有名人犯王國芳供稱是夜月色之下認識俞仲千章聖瑞二人竊樹喊叫有賊聖瑞先逃仲千因鋸夾入樹內取鋸落後以致奪鋸打傷逃奔等語則國芳是夜原未拘執仲千惟仲千被毆負痛兼聞王阿曾沈三德王阿二等在後接應追擒斯時心驚膽落奔逸涉水以致

淹斃委無推逼入水之事再詰訊同竊先逃之章聖瑞聞𡈼應接之王阿曾等僉供如繪是仲千之死確係行竊被毆逃奔自溺更無疑義但王國芳毆傷仲千偏左致命處甚屬深重使仲千而不自溺亦必有性命之虞是以前將擬將王國芳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依凡鬬毆篤疾杖流減二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今蒙

憲駁援擬未協查律無正條若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傷以鬬殺傷論則傷有差等情有重輕礙難援擬可否念係黑夜倉卒毆擊重傷實出無心從寬枷責章聖瑞仍照原擬不應重杖王阿曾沈三德王阿二等審係無干均請免擬

威逼殺命事 雍正三年五月分

會看得褫革武生徐文中原名徐楫居心陰惡行止乖張康熙四十六年間因結黨辱官聚衆罷市奉 憲歷審斥革擬徒後僥倖援赦漏網前案具存雍正二年七月間海潮爲患 卑縣葉某奉 憲飭視海塘救荒賑濟公務絡繹又值 卑縣縣丞牛某病故缺員所有緊要事務勢不得不委之典史程時中兼理代行未免出票勾捕有之乃徐文中舊惡復萌討生挾詐遂拴犯革衙差章賓傑局騙衙差楊元翁良諸吉施祥等奪取差票挾以進倒擅受誣指婪賍鴟張嚇詐程典史素性剛直焉肯委曲求和不遂所欲適逢 督憲按臨遂爾揑詞牘列 上控奉批

憲案行查本年二月初五日時中聞信無辜受陷一時不能自白遂致忿極自刎　卑縣　葉某當即會同文武驗明通報旋蒙撫憲批行　藩臬　二憲親提要犯會訊致死確情具　題在案復蒙　臬憲檄行　杭紹　二府憲轉飭　職　等會擬定招　卑職　等遵復吊集有名犯証逐加研訊據徐文中　上控詞內稱已故程典史受詞濫差查驗各票俱係上年被災之後卑縣葉某賑務匆忙所委代理打降賭博賊情錢糧比較等項一縣兩衙事務豈無一二十件似難坐以擅受之例及研訊兩衙書役差皂翁貝諸吉施祥等亦並無滋擾等弊其誣揑誑詐槩可見矣又稱程典史因徐美卿控告佃戶陳貝一案婪賍四兩四錢衙差黃俊

得銀八錢八分質訊美卿堅供並無行求而陳艮亦稱尚未審理賄從何來且據文中　上控之後同章賓傑到美卿家囑其冒認詐贓供証鑿鑿又稱保長王宰臣呈稟報僧人失竊一案衙差翁艮串官嚇詐硃批賊犯羅二着羅光漢要質訊羅光漢供稱衙差並未到門何從勒索則其捏款羅織又可見矣至其騙差奪票研訊衙差翁艮諸吉施辯等僉供文中串通章賓傑騙至酒舖摟搶奪取以爲挾詐之柄庭質之下文中亦自認不諱至其粘連比单研訊衙差楊元供稱原有本官奉委催糧滾单一紙遺失所以在　司憲衙門承認若這差號滾单實文中揑造況據单上註有白銷准銷字樣不知何意夫人固有私亦

安肯自寫明白告人雖至愚者所不爲其爲揑造更無疑矣再粘送冤單歷傳單內有名並無一人到案出証若果有人受冤方遍貼求伸不暇何獨出文中一人之手又其揑造更無疑矣按其列欵盡屬子虛再戾任程繼賢告典詞內據羅君顯供年逾七旬並未列名　上控現有徐文中仝章賓傑於正月二十八日到家嚇詐當即回覆等語據徐賓侯徐瑞彰僉供文中揑名　上控並不知情徐大徐守天供稱伊父奪票誣告實未與謀據楊元供並無比單付與據張介凡徐貽遠僉供因文中奪票起釁曾經到衙勸處實非文中黨羽亦無講銀二百四十兩各供分明是典史程時中之自刎實死於徐文中一人之誣告

而其源則起於章賓傑之附和挾詐不遂也明矣相應分別按擬以彰法紀查律開條例載誣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絞罪　奏請定奪等語徐文中按律應擬絞監候章賓傑雖未列名誣告但其先聽文中指使騙差奪票又同往徐美卿羅光漢家訂囑誣証合依條例內開一各處刁軍刁民挾制官吏陷害良善起滅詞訟結黨捏詞纏告把持官府不得行事等項民發附近例應發附近充軍楊元雖供聽信文中混認比单亦屬不合應予重杖咨革生員徐聪遠監生徐公升雖無嚇詐情弊但出入公門行止有虧應予褫革張介凡與徐聪遠等彼此附和往來俱屬

不合各照不應杖懲非枉羅君顯係文中捏名　上控審不知
情徐大徐守天罪坐家長俱從寬免議除其案內有名之陳伯安
久經病故逸賊羅二一無獲非兩衙書役錢用九余次公等四十
名俱係捏名半登鬼籙無從拘質